

曲菲：水木滋兰蕙，山海遍馨香

○朱静怡（2023级硕，新闻）



曲菲，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。2011年，曲菲参与发起了“蝴蝶飞”脊柱畸形救助行动，救助重度和极重度贫困家庭的脊柱畸形患儿共计70余名。近年来一直从事大健康产业，开展医疗器械管理工作，推进高原疾病筛查，探索AI医疗辅助诊断工具。

1980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初拂神州，曲菲以敏锐的时代嗅觉选择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：“那时无线电是前沿学科，代表着未来。”

水木清华的荷塘，是曲菲最常驻足的地方。她总爱带着课本坐在自清亭旁，看阳光穿透层层叠叠的梧桐叶，在书页上投下细碎光斑。“朱自清先生写《绿》时，大概也见过这样的光影。”曲菲说。而二教的阶梯教室则藏着她青春的密码：清晨六点的晨读、深夜演算习题的灯光，以及总在教室自习的头发乱糟糟的男生——后

来的丈夫。

无线电系1980级堪称“文武双全”的一代：体育健将云集田径场，艺术团成员演奏专业级乐曲。曲菲自称“小镇做题家”，却也在集体熔炉中淬炼出锋芒。电子线路宫莲老师的风采与治学精神，至今让她念念不忘：“她站在讲台上的样子，是智慧与美的化身。”

做高原的生命摆渡人

“参加公益其实也是误打误撞。”曲菲回忆道，“我最最真实的想法其实是，去一趟拉萨的机票就不便宜，我顺手把这个事做了，机票就花得值了，一张机票能做好多事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初衷。”

2008年汶川地震后，曲菲首次踏上高原，在甘南参加了一场白内障慈善手术活动，也因此结识了几位眼科医生。在拉萨，因给盲童春晓龙寻找医疗资源，遇到了春晓龙妹妹、罹患纤维肉瘤的春小梅。三次筹款治疗、三次病情反复，最终未能留住可爱女孩的生命。“那种无力感让我意识到，公益不能仅靠悲情故事，更需要系统化解方案。”此后，她发起了“蝴蝶飞”脊柱畸形救助项目。玉树女孩毛吉的案例成为起点：曲菲为毛吉寻访全国专家，试图找到最优秀的脊柱外科医生，矫正毛吉那个已经弯曲得不成样子、严重压迫心肺的脊柱，把重度脊柱畸形的毛吉从死亡边缘拉回来。项目取名“蝴蝶飞”，既因脊椎形似蝶骨，更寄托着患儿得到治

疗后破茧重生的愿景。

最触动她的是先天失明的藏族女孩依毛。2012年，曲菲在青海果洛第一次见到依毛时，这个先天失明的3岁藏族女孩蜷缩在舅舅怀里，空洞的眼神让人心疼。依毛的病情让当地医生束手无策。曲菲辗转联系到上海顶尖眼科团队，带着她跨越4000公里求医。小依毛脸颊上两团“高原红”像熟透的苹果，护士们亲昵地叫她“小苹果”，不仅因为她的模样，更因她总爱咯咯地笑——躺在冰冷的检查床上，别的孩子哭闹不止，她却用清脆笑声回应医生的每一次触碰。上海术后，依毛回到果洛草原的老家，但不幸的是，一个月后相依为命的外婆骤然往生，依毛开始了居无定所的日子。知晓此事后的曲菲连夜飞赴高原，将蜷缩在墙根角落的孩子揽入怀中。“她的小手攥着我的衣角，指甲缝里还沾着草原的泥。”曲菲回忆道。把孩子带回上海后，开始为她进行视力康复训练，指数从半米到0.01，虽然视力还是差，却已足够让曲菲看见希望——健康成长希望。



回老家
曲菲（右）带着依毛（中）

原计划是等依毛完成视力康复训练，就送她回家。然而一次在广州街头的对话，却让曲菲肝肠寸断。路边一尊孩童雕塑，让一切发生了转折，依毛仰起脸看着这尊孩子的雕像，讲起了自己的心愿故事。她手指轻抚石像空洞的眼眶问：“她是不是也生病了？然后治好了，妈妈带她回家了？然后过着幸福的生活了？”童言无忌，却似利刃划过曲菲心头。她蹲下身，眼泪砸在依毛的手背上。“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手术能给她光明，但只有母爱才能给她人生。”就这样，依毛成了曲菲家里的新成员。为了唤醒依毛的视觉本能，曲菲把家改造成“视觉训练营”——带响铃的鞋子、缀满亮片的玩具、能喷香气的绘本，甚至将门锁改造成需要注视才能触发的电子装置。“她总用耳朵和手‘作弊’，我就蹲在门口和她耗着，直到她学会用眼睛找开关。”现在，喜欢音乐的依毛已经在爱的包围中健康成长，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附属中学，喜欢音乐、热爱文学的她，拥有了更美好的未来。

用先进技术扬起生命之帆

曲菲曾在高原上做过数年的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工作，她深知基层医疗的痛点：轻预防、轻筛查。“现在国内的公益慈善领域没人太在意筛查，大家都一股脑把注意力放在治疗和筹款上了。因为大病治疗背后的悲情故事很容易触发同情心，也很容易造成超额筹款的现象。”但曲菲觉得，如果早期的筛查能做好的话，治疗会事半功倍。“不只是小儿先心病，包括马蹄足、髌关节脱位之类的高原常见病，都有很好的机会做二级预防，尽早治疗。拿髌关节脱位举例子吧，它的治疗难度是

随着孩子的年龄指数型增长的。如果孩子五六个月大的时候就发现了病情，只做石膏固定就可能治愈；儿童期手术大约几万的样子，长大后可以像健康人一样生活；但如果拖到青春期，初期需要几十万的换人工关节费用，中老年后还需要几十万换新。”

然而，在高原上做疾病筛查的最大问题是医生无法长期驻扎，没有充足的时间完成筛查和治疗。“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，用人工智能可以把很多种病的筛查工作放在基层。如果能建成这个体系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且有意义的事情。”曲菲认为，AI不是替代医生，而是放大医生的力量，进行辅助治疗。她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辅助诊断，计划开发轻量化工具。“我们可以用人工智能解决医生经验下沉的问题，这是很有意义的事。”

“就像接生员培训政策使脑瘫儿比率减少一样，技术能创造系统性的改变。”这一转型源于她的实践观察：藏区基层接生员培训后，曾出台“几百元奖励产妇在医院分娩”政策，显著提升孕妇在医院分

娩率，而大大减少了因难产宫内窘迫造成的婴儿脑瘫。“政策与科技结合，让善意落到实处。”她正与心脏病专家合作，探索低成本筛查方案，并呼吁社会关注“预防大于治疗”的理念。

行胜于言是清华人不变的底色

临近退休，曲菲的日程反而更满：一方面，她自筹资金推进AI医疗项目，“得先做出样板，才能说服更多人”；另一方面，她希望助力藏区传承藏戏等传统文化，鼓励学音乐的女儿去发掘藏区更多文化之美。因为对高原的孩子来说，艺术教育不是奢侈品，而是心灵的氧气。“那里的孩子不缺文化课，但艺术教育还是比较边缘的。”她计划通过组织活动培养艺术人才。

回望过去四十年，曲菲最珍视清华赋予的底色：“‘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’不是口号，是支撑一生的信念。”她鼓励学弟学妹：“时代在变，但内心的坚守不能变。活出独特的人生，哪怕默默播种，终会等来花开。”

谈及遗憾，她笑言“算法梦未竟”——疫情中断的实验室项目，正被她重新拾起。“现在有AI工具辅助，代码不用一行行写了，但创新的心永远年轻。”

从清华园的无线电波，到高原的生命律动，曲菲用四十年诠释了何为“行胜于言”。在她身上，技术理性与人文温情交织、宏大愿景与细微实践共存。正如她所言：“我做慈善，不是为了让人膜拜，而是让别人、让社会能够真正受益。”她如是说，也如是做。



曲菲（中）在2019年上海市女性创业大赛颁奖仪式上，她主导的“用人工智能在偏远地区开展先天性心脏病普查”荣获十佳最具潜力的创业项目